

論語發隱



民國九年八月九日王揆生君贈

07976

論語

隱一齋

楊居士
遺書
第五種

論語發隱

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註

子曰。學而時習之。不亦說乎。有朋自遠方來。不亦樂乎。人不知而不慍。不亦君子乎。

開章言學。須知爲學之方。詳在大學前篇。孔子自言下學而上達。誠爲學之正軌也。時時習之日有進益。以期造乎至善之地。則中心喜悅可知矣。朋自遠來。同聲相應。同氣相求也。其樂何如。設人不知而內自慍。是謂徇人。則非君子之道矣。

有子曰。其爲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。而好作亂者。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與。

有子此言。以孝弟治天下。得聖門一貫之旨也。

子曰。禘自既灌而往者。吾不欲觀之矣。

灌所以降神。誠無感通。神不來格。此祭便成虛設。故不欲觀。

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子曰。吾不與祭。如不祭。

兩如字最妙。記者因聞孔子之言。而知孔子祭時。有此種觀境也。

子謂子貢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對曰。賜也何敢望回。回

也聞一以知十。賜也聞一以知二。子曰。弗如也。吾與女弗如也。

維摩經中三十二菩薩皆以對法顯不二法門。六祖壇經以三十六對顯禪宗妙義。子貢聞一知二者。卽從對法上知一貫之旨也。若顏子聞一知十者。乃證華嚴法門也。經中凡舉一法卽具十門。重重無盡。名爲圓融法界。子貢能知顏子造詣之深。復能自知修道分齊。故孔子印其弗如而與之也。子曰。默而識之。學而不厭。誨人不倦。何有於我哉。下文夫子自許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此章何有於

論語發隱

二

我之句疑傳寫有誤。

子謂顏淵曰。用之則行。舍之則藏。惟我與爾有是夫。意必固我四者皆無。故用行舍藏無可不可。孔子獨許顏子。非他人所能也。

子曰。飯疏食飲水。曲肱而枕之。樂亦在其中矣。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。

此章與顏子箴瓢陋巷之樂相同。故知孔顏心心相印也。

葉公問孔子於子路。子路不對。子曰。女奚不曰。其爲人也發憤忘食。樂以忘憂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。

孔子所用是直心。直心者純而不雜。非如世人雜慮交攻之心也。

子鈞而不綱。弋不射宿。

時人有設綱與射宿者。孔子輒止之。鈞與弋未嘗禁也。門下士因悟孔子接引學徒之方。遂記此二言。觀陳亢問伯魚一章。便可知矣。一部論語中。弋鈞之機。時時有之。乃至古今聖賢。莫不如是。禪門所謂垂鈞看箭。亦此意也。近世以傳教爲務者。則設綱射宿矣。

子曰。若聖與仁。則吾豈敢。抑爲之不厭。誨人不倦。則

論語發隱

三

可謂云爾已矣。公西華曰。正唯弟子不能學也。

自修化人。皆無限量。所以不居聖與仁者。剗其朕迹也。公西華窺見一斑。知非淺境。故生敬仰。

曾子有疾。召門弟子曰。啟予足。啟予手。詩云。戰戰兢兢。如臨深淵。如履薄冰。而今而後。吾知免夫。小子。

菩薩現身人道。欲護持在家律儀。毫無違犯。難之又難也。曾子冰淵自懷。至臨終時。方知得免。若據此章。便謂儒家修己局於一。生死後無事。亦淺之乎。測純儒矣。

子絕四。毋意。毋必。毋固。毋我。

此四病一切學者均須除盡。但學有淺深則除有先後。四者之中以我爲根。我病若除則前三盡絕矣。

子曰。吾有知乎哉。無知也。有鄙夫問於我。空空如也。我叩其兩端而竭焉。

楊子讀論語至此合掌高聲唱曰。南無大空王如來。聞者驚曰。讀孔子書而稱佛名。何也。楊子曰。子以謂孔子與佛有二致乎。設有二致。則佛不得爲三界尊。孔子不得爲萬世師矣。論語一書能見孔子全體大用者。唯此章耳。夫無知者。般若真空也。

論語發隱

四

情與無情莫不以此爲體。雖遇劣機。一以本分接之。蓋鄙夫所執。不出兩端。所謂有無一異。俱不俱。常無常等法。孔子叩其兩端。而竭其妄知。則鄙夫當體空空。與孔子之無知。何以異哉。

將欲顯示根本。無分別智。先以有知縱之。次以無知奪之。雖下劣之機。來問於我。亦以真空接之。空空如也四字。形容得妙。世人之心。不出兩端。孔子以空義叩而竭之。則鄙夫自失其妄執。而悟真空妙諦矣。

食不厭精。膾不厭細。

厭羸而喜精人之常情也。矯枉過正者厭精而就羸。孔子既不厭羸復不厭精。但可食則食之而已。廢焚子退朝曰。傷人乎。不問馬。

此章各家註解均未達其意。一者解不問馬之言。謂孔子貴人而賤畜。不合埋馬以帷之義。二者以不字連上讀。謂先問人而後問馬。似覺有理。然亦尋常之事。門人所不記也。當知廢中本自無馬。馬從朝中駕車而歸。孔子見廢已焚。只問傷人。一語絕無詰責之辭。門人見其不動聲色。異而記之。後人妄添不問馬三字。遂使意味索然也。

論語發隱

五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。未能事人。焉能事鬼。敢問死。曰。未知生。焉知死。

子路就遠處問。孔子就當處答。大似禪機。蓋子路忿世俗以欺詐事人。問其事鬼神亦容得欺詐否。故孔子答以既不能事人。亦不能事鬼。子路又問此等人死後如何。孔子答以生不成爲生。死亦不成爲死。復次子路問事鬼神意。謂幽冥之道與人世有別也。孔子答意。能盡事人之道。卽與事鬼神無別也。又問死意。謂死後無跡可尋。一靈真性。向何處去。孔子答意。當知生時靈性何在。使知死後

不異生時也。

點爾何如。鼓瑟希。鏗爾舍瑟而作。對曰。異乎。三子者之撰。子曰。何傷乎。亦各言其志也。曰。莫春者。春服既成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浴乎沂。風乎舞雩。詠而歸。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

鼓瑟所以調心。當孔子與羣賢問答之時。曾皙鼓瑟未停。可見古人用功無片刻間斷也。問言將及鏗。爾舍瑟何等雍容自在。不待出言。已知其涵養功深矣。三子皆言經世。曾皙獨言潔己。所以異也。下文言志。當以表法釋之。暮春者。喻人生壯盛之

論語發隱

六

時也。春服既成者。喻爲學之方。漸有成效也。冠者五六人。童子六七人。引導初機。循序而進。不拘長幼。偕行也。浴乎沂者。滌除麤垢也。風乎舞雩者。消散細惑也。詠而歸。一唱三歎。以復其性之本然也。夫子喟然歎曰。吾與點也。如六祖印懷讓云。汝如是。吾亦如是。曾皙之言。正心修身。道之體也。三子之言。治國平天下道之用也。有體方有用。聖門所重者在修己之道耳。

顏淵問仁。子曰。克己復禮爲仁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爲仁由己。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。請問其目。子

曰。非禮勿視。非禮勿聽。非禮勿言。非禮勿動。顏淵曰。回雖不敏。請事斯語矣。

己者七識我執也。禮者平等性智也。仁者性淨本覺也。轉七識爲平等性智。則天下無不平等。而歸於性淨本覺矣。蓋仁之體。一切眾生本自具足。祇因七識染污。意起俱生分別我執。於無障闇中。妄見種種障闇。若破我執。自復平等之禮。便見天下人無不同仁。此所以由己而不由人也。顏子旣領此意。便問修習之方。孔子令其在視聽言動上。淨除習氣。稍遠平等性。便是非禮。卽須治之。顏子心

論語發隱

七

領神會。便請從事矣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政者正也。子帥以正。孰敢不正。

子帥二語。不但答季康子。卽爲天下後世爲人上者之針砭也。

季康子患盜。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。苟子之不欲。雖賞之不竊。

此言直指季康子爲盜魁。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。如殺無道。以就有道。何如。孔子對曰。子爲政焉用殺。子欲善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。

風。小人之德草。草上之風必偃。

子爲政一語如驚天之雷。指示季康子以絕大作用。

以上三章孔子見得季康子是個人。方施此等鍵樞。可惜當機不知痛癢。然較今之從政者。則遠勝矣。今時執政前無人敢發此語。儻答一次決無再問三問也。

樊遲請學稼。子曰。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爲圃。曰。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。子曰。小人哉。樊須也。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。

論語發隱

八

情。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。焉用稼。

樊遲見得世無可爲。遂欲高蹈棄世作獨善之計。然猶不敢自決。故請學稼。孔子以旁機答之。復不甘心。又請學圃。孔子仍以旁機答之。樊遲心折而出矣。孔子以小人斥之者。斥其捨離兼善之心也。孔子行菩薩道。不許門人退入二乘。其慈悲行願有如此者。

子夏爲莒父宰。問政。子曰。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欲速則不達。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

學佛者亦須知此意。欲速則不能通達深義。見小

利或貪味禪。或求小果。則不能成就。無上菩提。

子曰。賢者辟世。其次辟地。其次辟色。其次辟言。

孔子見去位者多。而歎之。然孔子則未嘗辟也。

辟世之言。解之者。均是辟地。非辟世也。必須斷三界。結使證。獨覺道。方稱辟世。身雖在世。而心已離世矣。然非上智者。不能其次。則有三等。程子謂四者。無有優劣。非也。

子路宿於石門。晨門曰。奚自。子路曰。自孔氏。曰。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。

形容孔子。至此言而盡矣。胡氏謂晨門以是譏孔

論語發隱

九

子。不但不知晨門。亦併不知孔子。蓋孔子不論可。不可。但盡其在我而已。

子擊磬於衛。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。曰。有心哉擊磬乎。旣而曰。鄙哉硜硜乎。莫己知也。斯已而已矣。深則厲。淺則揭。子曰。果哉。末之難矣。

聞擊磬而歎。有心。可謂孔子之知音矣。下文以自了漢期。孔子實未知孔子之用心也。斯已而已之。語所謂要了便了。不必遲回。煩惱深流。猛厲而過。虛妄淺流。輕揭而度。何不早登彼岸耶。孔子輕小果。而不爲。故笑而置之。

子曰。性相近也。習相遠也。

此性應指八識起妄之原也。起處甚微細。所以相近。及乎習於善惡。則千差萬別。愈趨而愈遠矣。

子曰。子欲無言。子貢曰。子如不言。則小子何述焉。子曰。天何言哉。四時行焉。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。

孔子終日言而未嘗言。終日不言而未嘗不言。忽以子欲無言四字微示其意。子貢名言習氣未忘。以爲非言則無以述。孔子復云天不言而時行物生。以喻大道之妙。若會其意。則知孔子常在世間。入一切眾生心中。隨機化導。何有生死去來之相。

論語發隱

十

耶。章末復加天何言哉一語。其悠揚詠歎之致。令子貢心領而神會也。

子發

騶齊

楊居士
遺書
第六種

騶齊

漢六藝
遺書
第六種

子發

孟子發隱

清石埭楊文會仁山註

孟子全書宗旨曰仁義曰性善立意甚佳。但見道未徹。其所言性專認後天而未達先天。以赤子之心爲至善。殊不知赤子正在無明窟宅之中。其長大時一切妄念。皆從種子識內發出。所說仁義亦以情量限之。謂與利爲反對之事。以致遊說諸王皆不能入。若說仁義爲利國之大端。而說利國當以仁義爲首務。則諸王中或有信而樂從者矣。

孟子見梁惠王。王曰。叟不遠千里而來。亦將有以利

孟子發隱

一

吾國乎。孟子對曰。王何必曰利。亦有仁義而已矣。王曰。何以利吾國。大夫曰。何以利吾家。士庶人曰。何以利吾身。上下交征利。而國危矣。萬乘之國。弑其君者。必千乘之家。千乘之國。弑其君者。必百乘之家。萬取千焉。千取百焉。不爲不多矣。苟爲後義而先利。不奪不饜。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。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。王亦曰。仁義而已矣。何必曰利。

利者。害之反也。王曰。何以利吾國。是公利非私利也。孟子曰。上下交征利。則專指聚斂矣。與梁王問意不合。故非真能破。告子下篇宋慳欲罷兵。將言

其不利。孟子以去仁義懷利斥之。可見孟子以利與仁義決非並行。亦不合孔子之道。觀子適衛一章。先言富而後言教。又足食足兵。民信之矣。亦以富強與信交相爲用。至必不得已之時。方去兵去食而畱信。未有專言信而概廢兵與食也。

燕人畔。王曰。吾甚慙於孟子。陳賈曰。王無患焉。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。王曰。惡。是何言也。曰。周公使管叔監殷。管叔以殷畔。知而使之。是不仁也。不知而使之。是不智也。仁智周公未之盡也。而況於王乎。賈請見而解之。見孟子問曰。周公何人也。曰。古聖人也。曰。使管叔監殷。管叔以殷畔也。有諸。曰。然。曰。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。與。曰。不知也。然則聖人且有過與。曰。周公弟也。管叔兄也。周公之過。不亦宜乎。

以弟兄二字。爲周公文過實不足以折人心。蓋周公以剛健正直之心。行大公無我之事。豈有私情縈懷而行賞罰於其間乎。

孟子曰。道在爾而求諸遠。事在易而求諸難。人人親其親。長其長。而天下平。

上下千古。縱橫萬里。欲得人人親其親。長其長。豈可得哉。然則天下無太平之日乎。曰。非也。致亂之

根在於妄想。破妄顯真。天下太平矣。

子產聽鄭國之政。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。孟子曰。惠而不知爲政。歲十一月徒杠成。十二月輿梁成。民未病涉也。君子平其政。行辟人可也。焉得人人而濟之。故爲政者。每人而悅之。自亦不足矣。

子產見人徒涉。卽以乘輿濟之。乃偶爾之事耳。孟子好責人。於此可見。

孟子曰。大人者。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。

從無明妄想。受生而成赤子。孟子不知。直以此爲純全之德。故所談性善。蓋不能透徹本原也。

孟子發隱

三

徐子曰。仲尼亟稱於水曰。水哉。水哉。何取於水也。孟子曰。原泉混混。不舍晝夜。盈科而後進。放乎四海。有本者如是。是之取爾。苟爲無本。七八月之間。雨集。溝澮皆盈。其涸也可立而待也。故聲聞過情。君子恥之。仲尼之歎水。勿論其有本無本也。觀其重歎。乃歎其性德耳。水性常清。雖泥混之使濁。而清性不改。水性常靜。雖風鼓之使動。而靜性不改。恰似人之本性。是以仲尼亟稱之也。

孟子曰。君子所以異於人者。以其存心也。君子以仁存心。以禮存心。仁者愛人。有禮者敬人。愛人者人恆

愛之。敬人者人恆敬之。有人於此。其待我以橫逆。則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仁也。必無禮也。此物奚宜至哉。其自反而仁矣。自反而有禮矣。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必自反也。我必不忠。自反而忠矣。其橫逆由是也。君子曰。此亦妄人也已矣。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。於禽獸又何難焉。

菩薩見此等人。益加憐愍。孟子乃以輕慢之心視之。去聖道遠矣。

萬章曰。父母使舜完廩。捐階。瞽瞍焚廩。使浚井。出從而拚之。象曰。謨蓋都君。咸我績。牛羊父母。倉廩父母。

孟子發隱

四

干戈朕。琴朕。箠朕。二嫂使治朕棲。象往入舜宮。舜在牀琴。象曰。鬱陶思君爾。忸怩。舜曰。惟茲臣庶。汝其于予治。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。曰。奚而不知也。象憂亦憂。象喜亦喜。曰。然則舜僞喜者與。曰。否。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。子產使校人畜之池。校人烹之。反命曰。始舍之罔圉焉。少則洋洋焉。攸然而逝。子產曰。得其所哉。得其所哉。校人出曰。孰謂子產智。子既烹而食之。曰。得其所哉。得其所哉。故君子可欺以其方。難罔以非其道。彼以愛兄之道來。故誠信而喜之。奚

僞焉。

大聖應現非凡所測。完廩浚井。皆以神通得出。瞽
瞍與象。均是大權菩薩。成全舜之盛德。孟子所解。
全無交涉。

萬章問曰。象日以殺舜爲事。立爲天子。則放之何也。
孟子曰。封之也。或曰放焉。萬章曰。舜流其工于幽州。
放驩兜于崇山。殺三苗于三危。殛鯀于羽山。四罪而
天下咸服。誅不仁也。象至不仁。封之有庠。有庠之人
奚罪焉。仁人固如是乎。在他人則誅之。在弟則封之。
曰。仁人之於弟也。不藏怒焉。不宿怨焉。親愛之而已
矣。親之欲其貴也。愛之欲其富也。封之有庠。富貴之
也。身爲天子。弟爲匹夫。可謂親愛之乎。

孟子發隱

五

以世俗之情而觀古聖。想帝舜在天之靈。當發一
笑也。

敢問或曰。放者何謂也。曰。象不得有爲於其國。天子
使吏治其國。而納其貢稅焉。故謂之放。豈得暴彼民
哉。雖然。欲常常而見之。故源源而來。不及貢。以政接
于有庠。此之謂也。

象若怙惡不悛。天子尚不畏。何有於吏。

萬章曰。堯以天下與舜。有諸。孟子曰。否。天子不能以
天下與人。然則舜有天下也。孰與之。曰。天與之。天與

之者諄諄然命之乎。曰。否。天不言。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曰。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。曰。天子能薦人於天。不能使天與之天下。諸侯能薦人於天子。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。大夫能薦人於諸侯。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。故曰。天不言。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。

上天之載。無聲無臭。此善於言天者也。孟子言天。跡涉有爲。是高於天下一等耳。西教盛行。當以孟子爲證據也。

萬章問曰。人有言。至於禹而德衰。不傳於賢而傳於子。有諸。孟子曰。否。不然也。天與賢則與賢。天與子則與子。昔者舜薦禹於天。十有七年。舜崩。三年之喪畢。禹避舜之子於陽城。天子之民從之。若堯崩之後。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。禹薦益於天。七年。禹崩。三年之喪畢。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。朝覲訟獄者。不之益而之啟。曰。吾君之子也。謳歌者。不謳歌益而謳歌啟。曰。吾君之子也。

與賢與子。皆天主之。後世與暴與虐。亦天主之。天既能主。何不盡棄暴虐。而與聖賢。則永遠太平。不見亂世矣。

丹朱之不肖。舜之子亦不肖。舜之相堯。禹之相舜也。

歷年多施澤於民久。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。益之相禹也。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。舜禹益相去久遠。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。非人之所能爲也。莫之爲而爲者天也。莫之致而至者命也。

以子之賢不肖均歸於天。不解天何薄於此而厚於彼耶。

告子曰。性猶杞柳也。義猶柷棬也。以人性爲仁義。猶以杞柳爲柷棬。孟子曰。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柷棬乎。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柷棬也。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柷棬。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。率天下之

孟子發隱

七

人而禍仁義者。必子之言夫。

告子不知自性本空。故以杞柳爲喻。孟子以戕賊破之。僅破其妄計而未顯其本原也。

告子曰。性猶湍水也。決諸東方則東流。決諸西方則西流。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。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。孟子曰。水信無分於東西。無分於上下乎。人性之善也。猶水之就下也。人無有不善。水無有不下。今夫水搏而躍之。可使過頽。激而行之。可使在山。是豈水之性哉。其勢則然也。人之可使爲不善。其性亦猶是也。

告子又認隨物流轉者爲性。是知有妄緣而不知有眞常也。孟子立性善爲宗。就先天說則可。而孟子專指後天說。故非眞能立。亦非眞能破。且以搏躍激行。喻人之爲不善。試問普天下蒼生。不搏不激。其能人人嚮善乎。

告子曰。生之謂性。孟子曰。生之謂性也。猶白之謂白與。曰。然。白羽之白也。猶白雪之白。白雪之白。猶白玉之白與。曰。然。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。牛之性猶人之性與。

性本無生。而以生謂性。孟子卽就生字上判犬牛

孟子發隱

八

與人性有差別。是以隨業受生之識爲性。豈知六道智愚。雖判若天淵。而本原之性未嘗異也。

告子曰。食色性也。仁內也。非外也。義外也。非內也。孟子曰。何以謂仁內義外也。曰。彼長而我長之。非有長於我也。猶彼白而我白之。從其白於外也。故謂之外也。曰。白馬之白也。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。不識長馬之長也。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。且謂長者義乎。長之者義乎。曰。吾弟則愛之。秦人之弟則不愛也。是以我爲悅者也。故謂之內。長楚人之長。亦長吾之長。是以長爲悅者也。故謂之外也。曰。耆秦人之炙。無以異於

者吾炙。夫物則亦有然者也。然則耆炙亦有外與。食色牽引妄識。認作自性。故有仁內義外之執。孟子所辯。根於內心。是爲得之。

告子初以杞柳喻性。是不知性空也。次以湍水喻性。是不知性本無動也。三以生謂性。是不知性本無生也。四以食色爲性。是不知逐物者爲妄情。非本性也。孟子答初章以戕賊對破。恰合正理。其第二章。告子只認隨物流轉者爲性。是知有妄緣。而不知有眞常也。孟子亦祇知後天性。不知先天性。故此章答詞。皆不合眞理。夫以搏躍激行。喻人之

孟子發隱

九

爲不善。試使聚天下蒼生。不搏不激。其能嚮善者。有幾人乎。第三章。孟子舉犬牛與人。以顯差別。是以隨業現行之識爲性。而不知六道受生。雖判若天淵。而本原之性。未嘗異也。第四章。告子以仁義分內外。是大錯誤。孟子皆以非外辯之。似頗爲有理。

公都子問曰。鈞是人也。或爲大人。或爲小人。何也。孟子曰。從其大體爲大人。從其小體爲小人。曰。鈞是人也。或從其大體。或從其小體。何也。曰。耳目之官不思。而蔽於物。物交物。則引之而已矣。心之官則思。思則

得之不思則不得也。此天之所與我者。先立乎其
大者。則其小者不能奪也。此爲大人而已矣。

莊子云。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思鬼神將來舍
而況於人乎等語。正與此章相反。凡人因耳目而
蔽於物。心蔽之也。見色聞聲剎那已過。心緣色聲
謝落影子。方造惡業。孟子不知強分大小。直以能
思之心爲大人之體。未明心體無思之妙也。

孟子曰。有天爵者。有人爵者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。此
天爵也。公卿大夫。此人爵也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
爵從之。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。既得人爵而棄
其天爵。則惑之甚者也。終亦必亡而已矣。

孟子發隱

十

須知有要人爵之心。則修時已非真天爵。否則豈
肯棄之耶。

孟子曰。五穀者種之美者也。苟爲不熟。不如萑稗。夫
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。

此喻不洽。蓋爲仁無論熟不熟。總勝他道。不知孟
子心中以何爲仁耶。

孟子曰。人之所不學而能者。其良能也。所不慮而知
者。其良知也。孩提之童。無不知愛其親也。及其長也。
無不知敬其兄也。親親。仁也。敬長。義也。無他。達之天

下也。

良知良能之語。陸王之徒翕然從風。然孟子此言實未見自性之用。觀下文童愛親長敬。兄二語。申明此理。可見孟子專論後天性。未嘗知有先天性也。

謹案論語孟子二書。先生欲加闡發。各章均於原書加以標識。未遑屬稿。間有批於原書上幅者。實其少分。茲爲最錄如上。蓋皆未竟之稿也。編者識。

07976

孟子發隱

七



